

回首

草垛流年

□彭梦宁

月亮爬上来了,树梢挂满枝叶,摇摇晃晃,窸窣窸窣,自顾自地迎风起舞。树旁的小道上,人头攒动,一个个肩扛手提的,纷纷赶往大禾场。

那时,大禾场是生产队的标配,面积比学校操场大几倍,光秃秃的地面平整而结实,即便用铁锹使劲鼓捣,也很难挖出一个眼儿。下面没埋宝贝,但风来雨来过,成群的麻雀也来过,祖辈和父辈曾用牛拉着石碾一遍又一遍地轧过。

大禾场不是庄稼地,是打粮食、晒粮食的地方。收割完稻谷,忙活了一天的人们,紧赶慢赶地回家吃完晚饭,又在队干部的催促下,带着农具向大禾场聚集。黄澄澄的稻谷,铺满了整个大禾场,一簇簇饱满的稻穗,宛如露天的金矿,吸引着一切窥视者的目光。粮食,讲究落袋为安,哪怕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也会让一年的辛苦化作悲伤的眼泪。

农忙就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歇一歇是不可能的事。大人们忙活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屁孩

也没闲着,一个个像跟屁虫一样,赶都赶不走。我们不为挣工分而来,只是想过一下爬山的瘾。山,不是真山,没有巨石嶙峋,也不是假山,没有曲廊亭榭,而是一个个高耸的草垛。与袅袅炊烟一样,草垛是乡村最美的暖色,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当谷粒在外力作用下,一颗颗蹦着跳着,变成珍贵的粮食,稻穗从此无穗,稻谷也变成了稻草。

稻草是草,也是宝,喂牛、沤肥、烧火,哪一样都离不开它。粮食颗粒归仓了,稻草不忍离去,就在刚刚分别的地方,安营扎寨,独自矗立,任凭日晒雨淋。大禾场边上,一堆堆,一座座,高的,矮的,圆的,方的,就像列阵一样,接受着人们的检阅和时间的洗礼。草垛有新有旧,大人们在一边码着新草垛,我们则在另一边爬着旧草垛。

爬草垛有技巧,讲究手脚并用,对身体的协调性要求很高。小时候,我身体单薄,自封孙悟空,可小伙伴不买账,言必称瘦猴。瘦猴就瘦猴吧,正好用来爬草垛,先来个

冲刺跑,左脚往凸起部分猛地一蹬,双手顺势拽住一把稻草,接着右脚来个燕子点水,用不了几下,就爬上了草垛顶端。站在草垛上面,潇洒地挥一挥手,恰似君临天下,飞舞的蚊虫,都轻轻扑扇着翅膀,英姿相杂,绵绵成韵。

孩童不仅贪玩,还不肯认输,邻家小胖见了,也有样学样。可惜,在他双手拽住稻草的刹那,仿佛拽了个空气,扑通一声,很快掉将下来,屁股都快摔成了两瓣,惹得小伙伴们笑得直擦眼角。你来我往,你上我下,追逐、打闹、嬉戏,脱粒后的草垛神采不再,却带着童年数不尽的欢乐。如果没有草垛,我理解的爬,或许只是弓背弯腰、双手撑地。成长,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从坐滑梯到坐上过山车,草垛带给人的别样体验同样弥足珍贵。

包产到户后,大禾场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草垛并没有淡出视野。相反,它离我们越来越近,近到触目可及,随处可见,如果打开大门走两步的话。而且,草垛不再是单纯的稻草垛,小麦梗、棉花梗、黄豆梗、玉米梗,这些带有秸秆的经济作物,等在太阳底下晒干了,踩上去哗哗作响,就用稻草捆起来,挨挨挤挤地码在一块。

码好的草垛,烧火的时候拽

一把柴,回归的老牛蹭一下痒,时间一长,就凹进去一个小空间。作为理想的藏身之地,用来捉迷藏、抓特务,真是再好不过了。说句掉底子的话,到了上初中,我还跟小伙伴们在这里乱窜,拿着木枪砰砰地一通乱射。不是长不大,而是从小到大,草垛都是我最亲密的玩伴,好多个夜晚,劳作了一天的父母,都是在这里找到正呼呼大睡的我。

草垛里永远有惊喜。很多时候,闲得无聊,便沿着草垛四处搜寻,明明只是几根外露的稻草,扒开一看,居然别有洞天,椭圆形的鸡窝映入眼帘,里面赫然躺着几个鸡蛋。到了寒冬,四周一片萧瑟,唯有草垛传来扑棱扑棱之声,蹑手蹑脚走近,用双手猛地一扑,一只活蹦乱跳的麻雀就到手了。好在我们只是捧在手心玩一会儿,便很快放生了。草垛是麻雀的避难所,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心灵栖息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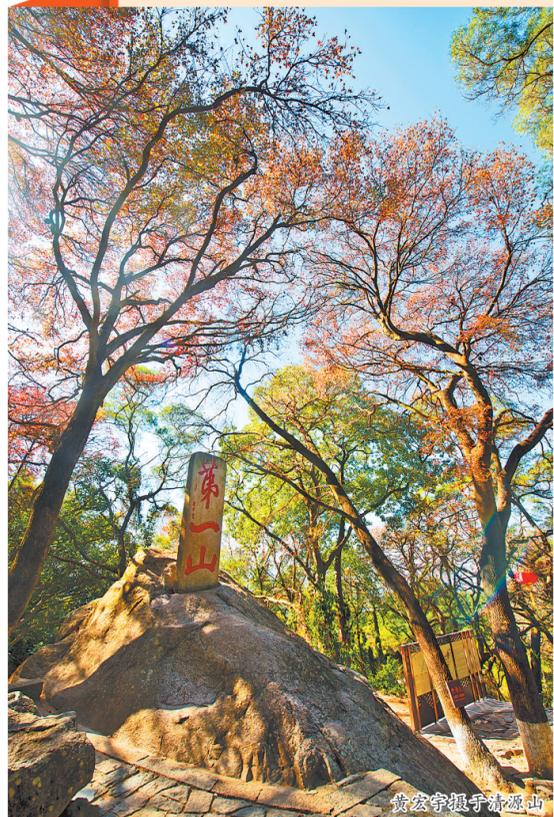
如今,再回老家,难得看到草垛了,牛不需要它,灶也不需要它了。或许,若干年后,连它的故事也少有人讲了。



要得到你想要的某样东西,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配得上它。



主办: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联 泉州晚报社 承办:泉州市摄影家协会 兴业消费金融股份公司



黄宏宇摄于清源山

万山第一

□郭培明

除了纵横交错的枝丫,山还设置了许多门槛,挡住各种去远方的理由。一生要有多少次爬坡,多少次滑倒和摔伤,才能与另一片风景相遇。高度不一定是峰峦的群主,比如被历史撞了腰的清源山,海拔不过五百,却敢用底气写下第一山。



扫描二维码欣赏更多专栏作品

诗语

蝴蝶敛翅

□吴素明

落日下,蝴蝶敛翅,在背上分开东西方它身体的隧道里,余晖洪流无声稻穗在啾啾风,与邻近的稻穗互为汗珠直到天上的火金子溅出直到月亮在剪刀下呼之欲出

蝴蝶敛翅,白昼收起烟土水果摊略有磕伤的苹果和梨,也被收起我收起你,你该回到我的心上一个山头没有一个女王该是多么荒凉



老屋

□孟越

回到老屋,是深秋的一个黄昏。老屋如同一个孤独的老人,斜倚在小巷的暮光中,身旁那棵孤单的柿树,如同老人的拐杖,上面零落地挂着几片叶子。黄昏的落日不偏不倚地停在柿树丫杈间,将老屋和柿树拉出长长的落寞的身影。一阵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夕阳下如同舞倦的蝶儿,宛转一圈悄然飘落到光滑的台阶上。

四周静得出奇,不远处有孩童吹着《送别》的笛声,隐隐约约仿佛来自夕阳下的山外山。

印象中,好像有老屋时就有了这棵柿子树。两层楼的老屋,从一开始就是那个样子:门是杉木、墙是杉木、柱是杉木、梁是杉木、地板也是杉木,到处散发着木头的清香。记得孩提时,不经意在杉木的墙壁间发现一个木头的节疤瘤子,轻轻一拨,坚硬的瘤子就在木墙空隙中欢快地跳动,还“咯咯”地唱起歌来,让我万分惊奇。年幼的我,还会花上大半天工夫,用一条尖尖的铁丝千方百计要把它挖出来……

少年时,老屋二楼东边杉木窗下有一张窄窄的桌子,旁边是父亲帮我钉好的杉木书架,在窗边浓密的柿树荫中,我认识了莎士比亚,爱上了唐诗宋词。记得每年的中秋时分,柿树的影子照在木墙上,摇摇摆摆。伴随着我们的欢声笑语,闽南的饼会博得状元,是一家人尽欢的高潮,隔壁小小子玩得太疯太迟一大早就起床,成了第二天继续欢聚的笑谈。

光阴的故事随着我们一年年成长,如同老屋杉木上那一圈圈的年轮。老屋承载着太多美好,但随着年年渐长,我们越走越远,天南地北岁月匆匆,老屋越来越成了一个回忆。

再一次回去,也是黄昏。闽南四季如春,路边不知名的树木枝条竟然已经有了不少绿意,红色的灯笼挂满枝头,充满着喜庆和生机。印象中曲曲折折的小巷不见了,恒久不变、相互依偎的老屋和柿树不见了,眼前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一片片茵茵小草的绿地……

我心中猛地一颤,然后又渐渐平复。夜幕降临时,四周的街灯依次亮了起来:一盏盏、一簇簇、流光溢彩。

可是我的眼睛无缘无故起了一层雾:在那寻常时光里,有一个孩童正拿着尖尖的铁丝专心一意地对付着那杉木墙上熟悉的木瘤,窗边阳光正好,小木桌上散乱摆放着书本和涂鸦,有一片柿树叶落在书上,正调皮地随微风摇曳……

我转过身轻轻地发声:“时光,你好。”

经霜的白菜

□黄颖

入冬后,白菜开始在餐桌占据主角,经霜后的白菜变得甜口。在应季蔬菜乏善可陈的时候,白菜开始显示其在冬季蔬菜中的重要地位。白菜也称“菘”。为什么叫“菘”,陆游的爷爷陆佃曾做过解释:“菘性隆冬不凋,四时长见,有松之操,故其字会意。”说的是白菜是有如松树一样经冬耐寒的品格!也有人说是白菜是“百姓菜”,以前,北方大冬天哪个老百姓家里不藏点白菜,看着满屋的白菜,安全过冬的心也就踏实了。

经过春夏的努力,大白菜到了秋冬,味道才真正被激发出来。未经霜的白菜,味道单薄而且发干,经霜后就变得脆、甜,味道开始醇厚起来。南朝齐时的太子博士周顒辞官归隐,文惠太子问周顒“菜食何味最佳”,周顒回答:“春初早韭,秋末晚菘。”经霜的白菜好吃也好做,炒白菜,白菜汤,炖白菜,凉拌白菜丝,腌白菜……既可以当主角,也可以当配角,白菜炖猪肉,白菜炖豆腐,白菜炖粉条,白菜饺子……是个百搭菜。

而我最爱的是醋熘大白菜,这是父亲的拿手菜。食物其实跟回忆与感情有着很密切的关系,那些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文,不懂的人以为是菜谱,懂的人有情的是心情和故事呀!把白菜斜刀切片,下油锅热炒,最重要的是调酸醋汁,醋、糖、酱油是必备。锅里菜变软时倒入酸醋汁,最后还得调点粉浆勾芡,让酸醋汁均匀地包裹住每片大白菜。对于童年挑食的我来说,这道醋熘大白菜酸爽开

胃,每次都可以让我爽快地不和父亲讨价还价吃完一碗饭。《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在《至味人间》中写道:“我更愿意相信,每个人的肠胃实际上都有一扇门,而钥匙正是童年时期长辈给你的食物编码。”成年后对于偏甜偏酸口味的养成,这道醋熘大白菜是父亲留给我的美食编码。

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说,以食物为切入点,真正要谈的是人生,人生的幸福并不在于富贵奢华,而在于平淡无奇。对她来说,幸福是父亲做的寿司和鱼生。而对于我来说是记忆里父亲留下的一道道美食,那个自诩是个被耽误的大厨老头春天里的一盘炸小鱼,夏天的腌血蚶,秋天的清蒸毛蟹,冬天的醋熘大白菜……

白菜是冬天馈赠给季节的礼物,当其他的蔬菜都销声匿迹的时候,白菜陪伴人们度过了漫漫的寒冷冬季。当白菜豆腐在砂锅里咕咚咕咚冒着热气的时候,当酸菜猪肉炖粉条上桌的时候,那就是远方的人们回家的时候。白菜豆腐熘贴的不仅是冬季的味蕾,更是日子的踏实安稳,老话说得好,鱼生火肉生痰,白菜豆腐保平安。老歌《分分钟需要你》唱得好:“有了你开心哟,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味。”寻常小日子过的是陪伴,是踏实,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即使是咸鱼白菜,那也天天是好日子。

食事



晒进被子里的阳光

□张金刚

阳光灿烂的日子,庭院内、阳台上、街巷里,一床床铺开晾晒的被子,大的小的,花的白的,构成一道惹眼的风景,安心、暖心。望见,便有种急切归家、拥被安眠的舒适与安然。

记得儿时,一遇到大晴天,母亲就会催我抱出被子拿到院里晾晒,说是要晒走霉味和细菌。一家人的被子整齐晒在院中,自然形成几道屏障,让整个小院有了层次。

我便约上几个小伙伴,躲在被子遮挡的阴凉里,摆上桌子写作业。不一会儿,就翻了天。撩开一角,举起手臂,钻入两层被子中间,捉起了迷藏。几道被子被搅得上下翻飞,左右乱摆。追打得起劲,“啪”的一声,晒衣绳扯断,被子摊了一地。闯祸的孩子早已四散而去,只剩怒气冲冲的母亲蹲在那里收拾残局。

太阳西斜,院外的老槐树将晃动的花凉儿织上了被面。这时的被子格外暖人。拽起被子,将自己整个包住,闭上双眼,屏住呼吸,忘情地享受被子裹住的阳光,如在母亲摇篮般的臂弯。母亲隔着被子重重地给了我一拳,痒痒地舒服。“收被子了!”我被喊了出来。母亲整理,我往回抱,松软地在床上堆起一面墙。

钻入被窝,如在天堂。晒过的被子松软如面包,散发着特有的诱人味道,深呼吸,嗅了又嗅,几

乎要醉了。蓬蓬松松、轻飘飘地盖在身上,浑身上下都要酥了。静静地躺着,闭了眼,默默感受储在棉絮里的阳光如丝般慢慢释放,化作凉夜极度渴望的温暖,不知不觉便畅游梦里了。

第二天,睁开眼,一骨碌爬起,又扯起被子跑进院中。被母亲瞅见,紧跟着问:“怎么又晒被子?懒猫!”原来是阴天。

如此画风,在外出求学时,常被我和同学们演绎成“加强版”,想来忍俊不禁。

军事化的“豆腐块”被子造型,折磨得我们个个儿欲哭无泪,故而格外热盼大晴天,用“晒被子”逃避叠被子的煎熬。起床灯一亮,便趿拉着鞋,披着、抱着被子冲向楼下,黑咕隆咚中抢占有限的晾晒空间。跑操归来,竟发现天气却是阴沉。不管了,晾着吧,不用叠被子便好。

忙碌地学习,早已忘记还有一床被子在室外。突降的骤雨拍打着大地,更浇透了可怜的被子。阳光没晒成,反倒淋成坨。与室友挤着睡,第二天继续晒,总有阳光普照,被子晒干之时。晒过的被子难以叠得有棱有角,大可堂而皇之地找理由:晒过的,叠不好嘛!

那时候,晒进被子里的不单有香香的阳光,晒进沙尘、鸟屎,晒进细雨、月光,都是常事,却仍乐此不疲。回想起来,那时晒的不

四季



智能

在网上买了个智能扫地机器人,感觉不好用。我向客服抱怨说:“这东西扫地扫不干净?”客服回道:“它太智能了,会偷懒。”

意志坚强

小张买了一盒羞草,无论怎么碰,它都不“害羞”。他端着花盆去找老板理论。老板说:“恭喜你,你买到的是含羞草中意志力最坚强的那种,很珍贵的!”

好消息

小李对小张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小张:“坏消息吧。”小李:“我要说的好消息是假的。”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稿酬。)